



1949的民主建國論

楊儒賓

1949的民主建國論

- 一、當代的「1949」反思
- 二、未完成的革命與新民主主義的實踐
- 三、中華民國與辛亥革命的理念
- 四、以「中華民國」理念校正「中華民國」政府
- 五、另類的五四運動之轉化
- 六、結語：仍進行中的民主建國

一、當代的「1949」反思

一-1

- ▶ 1949之後的台灣歷史如果沒有極黑暗的紀錄，才真是咄咄怪事。但筆者依然相信：1949事件的光明的成分更為重大。雖然筆者也了解歷史總是由個別的人組成，每位具體的人、具體的家庭在歷史的血腥絞刑下，其痛苦都是具體的，都是獨一無二的，都是無可取代的，因此，也都不存在「幸福比重如何」的計量問題。然而，既然對重要的歷史事件的總體判斷不可免，重要的歷史事件形構了相應的生活世界，帶著歷史影響的生活世界本身即孕育了歷史事件的解釋，因此，筆者從文化潛力的角度看待1949此一歷史事件，期待它之後可以發揮文化轉型的力量，這種定位應該是可以容許的。

一、當代的「1949」反思

➤ 一-2

➤ 「民主」本來即是二十世紀中國政治的主軸概念，它隨著時間的推移，不斷在各個歷史的節骨眼上反覆興起，但這個概念在 1949 之後的兩岸才有實踐的機會，而且實現了不同的型態，兩岸內部可以說各有不同的民主建國論。「民主建國」可說是 1949 事件的主要內涵，它除了指涉政治活動的形式外，也有規範的意義。

二、未完成的革命與新民主主義的實踐

二-1

- 誠如徐復觀所說的：「中國二千多年的專制政體，形成國族一切災禍的總根源。要從災禍中挽救國民於不墜，必以實現民主為前提條件，這在今日，更洞若觀火。」徐復觀的判斷可以代表新儒家學者的共識，他們共同認定：要解決中國兩千年來政治的死結，除了民主之外，再無其他的政治形式可以取代。
- 他們認定的民主是包含司法獨立、言論自由、反對黨的成立等等內涵的，民主預設了民主體制的落實。儒家思想在第三期（也就是他們身處的那一期），須經由民主國家的形式客觀化出來，不能只是主觀的道德形式。「民主建國」的「國」之意義在此，「國」有獨立的價值內涵，它要包含制度的設計，他們在這一點上和自由主義者的理念相合。

二、未完成的革命與新民主主義的實踐

二-2

- ▶ 新儒家一向主張合理的民主一定要有民主國家與民族國家雙重的結合，或者說：民主要能成立，其民族需將政治的民主連結到教化的基礎。以上說法也可作為當時海外新儒家共同的立場，在1958年那份現已成為經典的〈為中國文化敬告世界人士宣言〉中，牟宗三、徐復觀、張君勱、唐君毅四人即聯合指出民主制度固然為當今中國所必須具備者，但儒學的價值體系對當代的民主實踐也有重要的意義。

三、中華民國與辛亥革命的理念

▶ 三-1

- ▶ 我們且引用唐君毅的說法：「然台灣之國民政府，其所依賴以存在之人民之政治意識，仍代表百年來之政治意識之最高一階段之發展。」他更進一步引申其義道：「國民黨與國民政府，卻最後並未改變要實現民主憲政的理想，亦始終未把其政治的基礎只放在一階級上，並始終要想延續中國之歷史文化。總而言之，即始終要建立一中華的、民族的、民主的國家。」

三、中華民國與辛亥革命的理念

▶ 三-2

- ▶ 須知三年以前，我們本黨因為要求統一與實行憲政，所以不惜犧牲一切，急與各黨派聯合起來，爭取和平統一。孰知結果是造成一個反革命，反三民主義，反五權憲法，推翻本黨為其目標，間接增強共匪莫大的助力。而本黨所依據的革命靈魂——三民主義，和本黨革命最基本的工作——軍隊和學校黨部，亦就根本撤銷，以爭取各黨派之聯合，與國家之統一。大家試反省一下，這個政策之結果如何？這種自動繳械，解除武裝——撤銷黨部，拋棄靈魂，取消三民主義課程的行動，所換取的利益是什麼？豈不是共匪得計，大陸淪陷，本黨六十年的革命歷史，幾乎要根本推翻！不僅如此，本黨革命失敗以後，中華民族五千年的文化、歷史，亦要隨之毀滅了。

三、中華民國與辛亥革命的理念

▶ 三-3

- ▶ 新儒家學者討論民主自由的問題時，始終堅持制度面的引進與文化風土的接引並重，這是文化傳統主義者的共同主張。他們認定孫中山的三民主義能結合民主制度與文化傳統，可謂有識，所以才構成彼此能夠合作的基礎，雖然他們不喜歡國民黨在台的三民主義政治教育。

四、以「中華民國」理念校正「中華民國」政府

➤ 四-1

- 新儒家1949後的政治抉擇應當比我們一般設想的要合理許多，其溫和的主張背後卻有極強的堅持力道，他們長期在台灣的寂寞是必然的。其原因在於：
 - （一）當他們認定中國共產黨背叛了中國歷史該有的發展方向；
 - （二）又認定在1949年之後唯一有力量校正這種歷史的「曲路」的現實力量只有國民黨；
 - （三）以蔣介石為代表的中國國民黨又不肯光明磊落地依憲政行政，而走上「戒嚴體制」的曲路。新儒家處境困難的問題就聚焦在此。

四、以「中華民國」理念校正「中華民國」政府

▶ 四-2

- ▶ 在民進黨成立之前，筆者毋寧認為台灣政治運動的主軸乃是國民黨路線與中華民國路線之爭，也可以說是理念的中華民國克服現實的中華民國政權的歷程，「**中華民國的自我實現**」的解釋可能是更符合史實的敘述。
- ▶ 這兩種路線之爭與「本土—中國」之爭的解釋模式各有著力點，但未嘗不可提供另一種參考的解釋模式。

四、以「中華民國」理念校正「中華民國」政府

▶ 四-3

- ▶ 國民黨路線與中華民國路線的矛盾普見於1949之後的台灣社會的各層面，但不用訝異，這個矛盾就見於其時的國民黨本身。事實上，我們看在《臺灣政論》興起前的台灣反對運動，基本上都是由國民黨內部的中華民國派發動的。

四、以「中華民國」理念校正「中華民國」政府

▶ 四-4

- ▶ 我們且再以《自由中國》之後最重要的反對運動刊物《臺灣政論》為例，也可看出中華民國路線與國民黨路線之爭。相較於《自由中國》基本上以渡海來台的國民黨開明人士為主，《臺灣政論》的主軸則已移到台灣的本土派人物，《臺灣政論》名聲響赫，其論述風格卻意外地和平理性，今日看來，不覺訝異於昔日當局何以無法容忍這樣「忠誠的反對黨」的雜誌。

四、以「中華民國」理念校正「中華民國」政府

➤ 四-5

- 當時的《美麗島》雜誌發行人黃信介先生在〈發刊詞〉上，以鏗鏘堅定的語氣宣稱道：

我們認為：在歷史轉捩點的今天，推動新生代政治運動，讓民主永遠成為我們的政治制度，是在台灣一千八百萬人民對中華民族所能作的最大貢獻，更是我們新生代追尋的方向。

- 這位在黑暗年代的黨外運動的領導者是位帶有一身土氣的老派士紳，他將台灣的民主運動放在近代中國史的脈絡下定位。

四、以「中華民國」理念校正「中華民國」政府

➤ 四-6

➤ 黨外政論：民主萬歲

- 一百多年來，勇敢的中華兒女在自己的土地上，懷抱著被侮辱被傷害的靈魂，以勇毅的信心，用自己的鮮血，粉碎了：
 - ——帝國主義者的侵陵；
 - ——歷史積累下的黑暗與腐敗；
 - ——阿諛文人的扯淡：中國不適合實行民主。

四、以「中華民國」理念校正「中華民國」政府

▶ 四-7

- ▶ 《美麗島》創刊號社論接著繼續說：「中華民族這一百多年來，經歷了兩次大的『民族反省運動』和『社會改造運動』以後，民主是必需的，一個優秀的民族，經過反省、改造以後，不容別的民族來蔑視、欺負我們，同時也不能讓自己同胞中的少數人蔑視、欺負絕大多數人，這就是要民主。我們相信，懷疑我們民族實行民主的能力就是懷疑我們民族的優秀。一百多年來，勇敢的中華兒女沒有懷疑過這一點，所以，一百多年來中國人血淚的夢就是：民主」。
- ▶ 社論作者雖然相信民主的普世價值，但他不會輕信現代西方的民主就是完美的，他很大方的承認西方的「獨裁性的民主」相當不完美。但這正是我們的機會

五、另類的五四運動之轉化

▶ 五-1

- ▶ 筆者所以舉梁啟超以及同代的進步型儒家知識人為例，其意在於突顯我們以往詮釋五四運動太單線化了，我們其實不一定只依自由主義（如胡適）或社會主義者（如毛澤東）的眼界看待其事，我們大有理由從歷史的連續性，或者說斷裂與新生辯證的連續性的眼光，重新解讀五四運動的性質。
- ▶ 如果五四運動還是未完成的中國現代性的運動，那麼，重新詮釋這股運動的性質是必要的。我們重新詮釋五四運動，重視文化傳統主義者在這股運動中所扮演的角色，未必可以推翻以往的成說。但我們至少可以宣稱：新文化運動不是單一的，有不同形貌的五四。所謂不同形貌，乃因不同思潮背景的人都加入了五四的巨流。

五、另類的五四運動之轉化

■ 五-2

- 梁啟超、熊十力都是五四運動中的人物，他們都參與了民主科學的論述，他們明顯地不同於胡適、陳獨秀、魯迅者，在於他們的文明論築基於一種理學式的主體基礎上。梁、熊兩人都曾隨歐陽竟無學佛，都有親切的內在體證，深入到作為個人與世界基礎的無之意識上面。他們的學問所嚮往的，以及整體思考的方式毋寧接近張載、王夫之的模式。他們的思想世界中沒有純粹而孤立的外王的問題，外王問題都有內在的意識的基礎。

五、另類的五四運動之轉化

► 五-3

- **新儒家對五四的理解**，基本上認為這是一個口號正確但基礎需要強化的運動。海外新儒家對五四運動所代表的中國現代化的工程，一向持「返本開新說」，這是新儒家之所以為儒家的分析命題，一個不能在儒家傳統內找出思想源頭或思想因素的主張即不可能是儒家的主張。新儒家的「返本開新」說和中國馬克思主義者的面對未來「去本以開新」，固然成了尖銳的對照；和自由主義者主張的民主與傳統不相干說——至多是弱勢的相干說，其定位也大不相同。

五、另類的五四運動之轉化

► 五-4

► 新儒家的「返本開新說」，不管是採取形上學或歷史學的解釋，都不是主張從儒家之體直接開出當代的民主、科學之果出來。恰好相反，新儒家學者一直很大氣地承認：現代的民主制度與科學精神都是儒家傳統缺乏的，但確是儒家所欲的。

► 牟宗三認為：民主制度的出現雖源於西方，出於階級鬥爭後的產物，這是它的生因。但民主制度一出現即帶有普遍的意義，不受生因的歷史條件的限制。牟宗三堅信：民主政治乃是「新外王」的第一義，建立在「攝所歸能」的主體之上的民主，才是真正的理想主義。民主政治為理性主義所含蘊，他甚至帶點福山假說的口氣道：「憲政民主式的政治形態便是最後的形態了。」我們有理由相信：五四運動的目標，尤其是民主的實踐，是在1949之後的台灣初步完成的。

六、結語：仍進行中的民主建國

▶ 六-1

- ▶ 新儒家在1949這場悲壯的歷史劇場中，他們主要作的工作就是**疏通中國文化與民主之間的糾結**。他們與自由主義者辯，與共產主義者辯，主要是強調「民主」有中國現代性的因緣，不能斷了本土的線索。他們與國民黨辯，主要是強調民主清單中的人民權利法條是不能迴避的，它們是構成可供運作的民主體制的內涵，「民主」不能詭辯。
- ▶ 他們主張不同意義的「開出說」，但他們也知道「民主」與「開出」這兩個概念間的隔閡。所以他們除了同樣宣揚民主的理念外，他們還花了很大的精力作概念的疏通的工作：兩重主體矛盾說、隸屬格局與對列格局說、理性的運作表現與理性的架構表現說、政道的民主與治道的民主說、民主建國論、中華文化的必然表現說、倫理本位職業分途說等等。

六、結語：仍進行中的民主建國

六-2

- 大略同一段時間，共產中國也開展了它承諾已久的新民主主義路線：三反、五反、公私合營、人民公社，一一出臺。這條路線的實踐發展出了文化大革命。文化大革命的價值意義基本上已被當代中國否定了，但如果沒有新民主主義的階級史觀、鬥爭哲學、唯物思想作支柱，文化大革命恐怕也無從興起。革命不是請客吃飯，革命總有暴力，但歷史上發生的暴力之大、暴力之深、暴力之理直氣壯如中國社會主義革命者幾乎絕無僅有，這樣的現象不能不發人深思。

謝謝

